



# “此生为鱼代言”

报告文学

□ 包东喜

2025年5月22日,雨水淅沥。这一天,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,主题为“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”。

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门前的东湖一角,湖北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,静静地运转了70年,见证着水生所科研人的风华与荣耀。

70年前,这里没有环湖路,更没有波光粼粼的凌波池。

但这里,晨钟暮鼓之际,当时年轻的曹文宣奔跑的身影成了湖畔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他迎着朝阳,踏过青草露珠,奔跑在葳蕤的湖畔,一口气就是5千米,直至渺渺的汗珠流淌。

在水生所宿舍区的家里,我们的话题从鲜花开启。

眼前,花篮、花束、花瓶,摆满了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家的客厅。

这是领导、同事、好友、学生送来祝贺他91岁生日的礼物。

他笑着说:“我3天前刚过了91岁生日,幸福得像一条鱼!”

他亲手从青藏高原抓回的五条裂腹鱼标本,呈弧形排列在办公室桌案一角,陪伴了他近半个世纪。

院士笑言:我跟鱼的痴缠,是哲学层面的生命对话,是科研从林的一道生态课题,更是人类与生态圈和谐共生的终极追寻。

## 扎根梁子湖研究武昌鱼

“在梁子湖呆的2年里,我没事就到渔民家里转一转,学会了做武昌鱼。这道拿手菜,大家都爱吃呢!”91岁的曹文宣笑言,此生知鱼、爱鱼,都从美丽的梁子湖而来。

梁子湖又名樊湖,经鄂州樊口入长江。

70年前,21岁的曹文宣从武汉乘船走了3天,才抵达位于梁子湖的鱼类生态野外工作站。

光绪年间《武昌县志》记载:“鲂,即鳊鱼,又称缩项鳊,产樊口者天下第一。”

白天,曹文宣在暑热中,欣赏碧波万顷,百灵鸟悬空欢唱,蜻蜓倒映湖中,鱼虾穿行在水底里。

夜晚,为了确定鲂鱼具体的发育、孵化等生长习性,曹文宣点起煤油灯,一边拍打着蚊子,一边在昏暗的灯光下,通宵达旦地用解剖镜观察鲂鱼胚胎的发育过程,并一一画图记录。

1954年,始有学者命名此鱼“团头鲂”。1960年,曹文宣在水生生物学报上发表论文《梁子湖的团头鲂与三角鲂》,首倡团头鲂人工养殖。

论文提出,团头鲂个头肉质均较好,且生长快,性成熟比三角鲂早一年,产卵黏附在水草上,适应静水环境,更易人工繁殖取得鱼苗,实现池塘养殖。

当时,正值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并写下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后数年。“才饮长沙水,又食武昌鱼”一句已广为流传。

但“武昌鱼”具体指什么鱼众说纷纭。

“团头鲂就是武昌鱼!”曹文宣在1962年4月2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漫话“武昌鱼”》,从历史典故、物种分类、地域分布、名字由来等进行言说。

多年后,武昌鱼成为享誉中外的荆楚佳肴,更成为富民的水产养殖业,鄂州一公司曾以武昌鱼命名,角逐资本市场。仅鄂州一地,年产70万吨武昌鱼“游”向世界。

## 九上青藏高原寻鱼迹

“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……”曹文宣对歌曲《青藏高原》情有独钟。

从1956年到1976年,他先后九次跨进青藏高原,在长江上游和河源采集近百种、上万条鱼类标本,发现了包括澜沧江裂腹鱼、怒江裂腹鱼、光唇裂腹鱼等22个鱼类新物种。

“澜沧江裂腹鱼,这个是我发现的,学名Schizothorax lantsangensis Tsao,‘Tsao’就是我的姓!”院士小心地触摸一个装着手指长的裂腹鱼标本的玻璃器皿说,“这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裂腹鱼类,在它的肛门和臀鳍基部两侧,各有一列大鳞片,成为臀鳞,在两列臀鳞之间的腹中线上形成一条似裂缝的凹陷,因而称作裂腹鱼。”

## 赤水河边的“非鱼”传承

“赤水河率先实施‘十年禁渔’,比长江全面禁渔早了整整4年!”这是他知鱼、爱鱼、护鱼的另一个传奇。

赤水河,流经云贵川,因红军“四渡赤水”而闻名、

因茅台酒香而驰誉。

从20世纪90年代起,水生所科研人员长期驻扎于此,调查、监测、育苗,获取大量一手观测数据和标本资源,持续完整记录河流的鱼类资源及生态系统变化。

悠悠赤水,殷殷痴情。曹文宣、刘焕章、刘飞,师徒三代科研人,精心地呵护着这里的一切。

曹文宣说:“这条河是长江上游唯一干流未建大坝、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,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‘最后庇护所’。”

“非鱼”,是水生所副研究员刘飞的网名。“曹老师说了,研究者非鱼,但要知晓鱼之乐!我深以为然,故名‘非鱼’。”

刘飞回忆起17年前的一幕:在河边的民房里,塑料盆、水桶一字排开,里面养着捕捞上来的鱼卵鱼苗,“曹老师就蹲坐在地上观察、记录”。

2022年3月,“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及赤水河生态观测试验站”落成。这年7月,88岁的曹文宣再次来到赤水河畔。

“那个鱼爷爷又来了!”刘飞陪同他刚下飞机,机场地勤小姐姐就迎了上来,热情地打招呼。

这次,曹文宣在河畔惬意地待了7天,他看望渔民老朋友,指导研究生做科研……

他们调查表明,赤水河分布有鱼类160余种,其中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40余种。

“条件虽然改善了,但风雨无阻、不怕吃苦的科研传统不能变!”曹文宣叮嘱学生们。

监测显示,赤水河鱼类资源量恢复超预期:国家级重点保护鱼类长江鲟的监测数量从禁渔前的0.1尾/年跃升至168.3尾/年,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胭脂鱼的监测数量从禁渔前的3.4尾/年跃升至32.8尾/年,鳗鲡、异螺纹鮈、红唇薄鳅等消失多年的鱼类重新在赤水河出现。

“它们能长到这么大,说明禁渔有效!”2021年,曹文宣团队在赤水河监测到一条体长115厘米的长江鲟。这是禁渔后首次发现如此大型的个体。

## 疾呼“长江十年禁渔”

水生生物博物馆里,满是曹文宣添加的丰富标本、厚重实物,也承载着他最珍贵的记忆。

20多种青藏高原裂腹鱼类展区,青藏高原隆起的地形以四色布局,陈列了满满一面墙壁。

指头长、巴掌大、砧板宽……各类裂腹鱼标本,都是曹文宣从冰冷的雪水里捕捉,带回水生所,制作成标本的。

一份2022年10月26日出版、刊登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的《人民日报》,与曹文宣用过的测量计算尺子、赠送的两条南美鮈标本一起陈列——

这是院士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壮举见证,更是二线科研工作推动成为国家战略的见证。

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,“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”。

这背后,是院士及其团队的多年监测与疾呼。

“20世纪60年代,我在江西湖口调研,经常能看到上百斤的青鱼,现在看不到了。2000年以后,白鱀豚、白鲟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相继功能性灭绝,让人心痛!”曹文宣说。

他的团队研究数据显示:鱼类种群数量骤降,物种灭绝在加速……长久下去,长江已近“无鱼”!

2014年4月,曹文宣借助媒体疾呼:“长江亟待休渔,否则将无鱼可捞!”

2016年,一份长达10年的监测报告被递交给国务院。

2017年1月1日,赤水河率先实施“十年禁渔”。

2021年1月1日零时起,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。

为何要“十年禁渔”?曹文宣解释:野生鱼类生长周期一代四五年,两代鱼可以实现增殖繁育。人工养殖的1200多万吨的“四大家鱼”足够人类食用。唯有生态均衡,人类食鱼方可更多、更鲜、更美!

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前夕,91岁的曹文宣再次发声:一定要“坚定推进十年禁渔”。

他拿出一本密密麻麻的长江鱼类的变迁数据:长江生态修复,尤其是鱼类生态修复,还需要相当长一段空间!

“此生,我为鱼代言!”对着笔者的镜头,他真诚而坚定地说。

# 让折翼天使在合唱中成长

## 文艺评论

□ 陈智富

关注弱小,同情弱者,张扬真善美,这是作家创作的初衷。儿童文学作家自带天真无邪的童心,以清澈的目光来观察、理解、塑造复杂斑斓的现实世界,把少年儿童读者引导到充满希望与光明的理想世界。

近年来,湖北儿童文学在聚焦弱势儿童创作方面成果颇丰,舒辉波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听见光》,讲述90后盲童张哲源历经磨难取得非凡成就的故事,呈现了生而为人的人性荣光与力量。九九的长篇儿童小说《归群之雁》聚焦宜昌枝江的一所特殊学校的一群特殊孩子,讲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安小雁等“星星的孩子”的真实生活,传递真善美的力量。

今年,湖北作家邓鼐在多年深入盲校采风、追踪盲童生活的基础上,结合自己多年来陪伴女儿成长及音乐发烧友的经验,创作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《蒲公英花园》,格外亮眼。这是一部题材新颖、视角独特、情节多变、语言清新、主题昂扬、始终萦绕着美妙乐音的特殊儿童成长小说,丰富拓展了儿童文学的题材与叙事,也

为特殊教育事业带来新的思考。

《蒲公英花园》没有陷入特殊孩子的艰难悲情叙事泥沼,没有回避现实困境与个体差异,没有美化生活日常的崇高,而是尊重文学规律,尊重现实生活的逻辑,以真诚真实的态度、温暖诗意的笔调,讲述了盲校的真实而奇特的状况,着重描写了盲童在音乐滋养中如何突破各种障碍、寻求解放、超越自我的历程。成功塑造了章华这样一位有爱心、有脾气、有梦想、有毅力的音乐老师形象,以及小鱼、多多、大磊、蕊蕊、小胖等活泼可爱、执着坚毅、乐观互助的盲童群像。

初次见面,盲童们默无声息,表情麻木,教室没有出现明眼孩子的那种常见嬉闹,而是出奇地安静……这样真实锐利甚至特别压抑的开场描写,让人瞬间感受到盲童被“囚禁”而丧失希望与活力的残酷事实,也为故事的展开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。章华老师大胆地教育童学舞蹈、画画、跑步训练等,就像一缕曙光照进了他们的黑暗世界,这些循规蹈矩的盲童在不断摔倒受伤中变得勇敢自信起来。

邓鼐讲述故事不是诉诸道理灌输,而是借助于非常精准的细节捕捉与细腻的情感描摹。小说关于眼压、盲态的生动、准确、真实书写,关于发现视障儿童的听力禀赋的细节描写,饱含了作家细心观察的真切经

验与爱护弱势儿童的推己及人之心,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,也有一种将心比心的代入感,令人震撼。在对同学们进行形体训练时,章华老师微笑地数着节拍告诉孩子们“要把自己想象成花骨朵儿”。但是,一个很小的声音传到了她耳朵里:“老师,花儿是怎么开的,我们不知道呀。”一句小心的提醒,将视障孩子的无助与困难点出来,让章华感到内疚。他索性先不上课,带孩子们到小花园玩,还播放一首儿歌《春雨沙沙》。孩子们闻到花香,摸到春雨,闻到春天的气息,这样的音乐感知教育才是真正的润物细无声,带给孩子们最美好的体验。

从“我们为什么要讨好明眼孩子”的追问,到“以普通孩子方式参加无差别国际合唱比赛”的倔强,盲童的身体进步与心灵重塑获得了具象化的表达。

《蒲公英花园》叙事看似平铺直叙,实则内藏玄机,在一次次的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实现峰回路转,在一次次的激烈戏剧冲突中实现人性之美的回归,带来过险滩的惊奇与登顶峰的惊喜。

统摄全书、多次出现的意象蒲公英,是自由自在、顽强生长、充满希望与活力的象征,不仅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界的神奇与美好,更引领孩子们走向更加丰富广阔的精神领地。《蒲公英花园》这部作品,何尝不是一颗希望的种子,已然播撒在读者的心中。

# 烟火抚河畔

□ 陈应松

骤雨初歇,梅雨反复洗濯的街巷,被璀璨的霓虹灯、人海、戏台和笑语喧闹的酒楼、餐厅、茶馆晾干。藕丝糖、状元糖的甜味儿,火锅的花椒味儿,各种小吃美食和奶茶咖啡的香味儿,腾起在抚河沿上。来自河面的野风,从一条条巷口潜入沸腾的主街。文昌桥堍边的古城,将蓬勃的生气注入人当中,也回馈给了历史曾经哺乳的这片文化昌盛之地——文昌里,在抚州临川的抚河边,曲径通幽、庭院深深的万寿宫里,一座戏台上有一副对联:天上文昌星,人间文昌里。抚河养育的文昌里,已经烟火鼎盛了一千二百多年,如今依然光彩照人。最为熠熠闪光的不是夕照下的正觉寺万佛宝塔,不是粉色的圣若瑟大教堂,而是这里诞生的众多“文曲星”:王安石、汤显祖、曾巩、晏殊、晏几道、陆九渊等。汤显祖,则生在抚河之畔的文昌里,也最长眠在这里。

我曾两次拜谒汤显祖的墓园,我对汤显祖怀有的崇敬之情,缘于他的文学主张书写灵性,意趣神韵,自然灵气,影响了我家乡的公安性灵派三兄弟袁宏道、袁宗道、袁中道;对我直接的影响是,我借用了他的剧名《还魂记》,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。

《还魂记》即“临川四梦”中大名鼎鼎的《牡丹亭》,原名《还魂记》,或者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。我的小说是写一个人死后还魂回到故乡的魔幻故事,而汤显祖的《还魂记》写的是借杜丽娘的还魂,与柳梦梅结为佳偶,回恋人间的千古至情。被称为“东方戏圣”的汤显祖,出现在晚明,是这片烟火弥漫的市井气息与人文气息相互浸润、猛烈碰撞的结果。戏曲从来是勾栏瓦舍、下里巴人之爱,只是文人的参与,赋予了它伟大、精美的品质,“临川四梦”是文艺世俗化从书斋走进广场的一次凯旋和狂欢。

抚河的宽阔,超出了我的想象,她是一条大河,她有浩荡的四方众水。在梅雨濛濛的六月,在大片层云下面,抚河闪耀着盛大且沉醉的青绿色。河的东岸文昌里,这里曾有四十二条街巷,现存十三条老街,近两百栋古建筑。东仓巷,曾是江南地区粮食集散中心,太平馆码头,是交通枢纽,曾有大量仓库囤积着江南的谷物。史书记载临川“古为奥壤,号曰名区,翳野农桑、俯津澜阔,北接江湖之脉,贾货舟楫;南冲岭峤之支,豪华接袂。”横街、直街、老巷厂、下谷厂、李家巷、东湖庵、竹里街、三角巷、汝东园、河东湾……听戏的、喝茶的、品酒的、行商坐贾、闲客旅人、贩夫走卒,各种匠人、各种小吃、手工艺品、满街古玩,店铺骑楼、高墙深院、老舍古屋、码头仓库,书院老宅、古桥寺庵,丰沛的流水带来了丰沛的人文气象,优秀的生命是河流浇灌而出的,挟着水的智慧和力量。

一场雨,让河流清湛。随着河流出现的人物和烟火,有的成为了瓦砾,有的成为了丰碑;有的倏忽在天际线熄灭,有的却顽强地燃烧着,像地心涌出的魔火,文昌里就是这一蓬魔幻之火。这里“名儒巨公,彬彬辈出,不可胜数”。那位被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盛赞的“水光山色,光照临川之笔”的那支笔——谢灵运,曾在此做官,他深刻影响了抚河临川的一代代人,争取功名,培养文心,著书立说,于是,“临川才子”们参与了中国文化主体建筑的建设,成为主力军,汤显祖即是其中之一。

在街头墙角,摆放着各种老石物件,石槽里种着奇花异草,竹编、木雕的器物精美异常,琳琅满目,千年风雅,书香盈盈。“千年书香不散处,半部临川文昌里。”文昌桥、文昌门、文昌堂、文昌楼、文昌阁、文昌轩,文气昌盛,不可胜数。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的纪念馆也在这里,馆前的对联是他的诗句: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。”

听当地人说,万寿宫中的那棵古樟树,就是汤显祖《南柯记》中槐安国的灵感来源,但在晚明时,汤显祖的周围,一定有更多古老的树,我们可以在当下这棵古树边怀想当年汤显祖写作的场景,面对故乡风物获取灵感,而文昌里的烟火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,一定会一头撞入他的笔下,那生活气息浓厚的对白,书写的腔调,勾人的结构,场景的安排,人物的悲欢,直面观众的表演形式,都与文昌里的兴盛有紧密关系。

在仅存的兴鲁书院遗址里,一口宋代古井仍然清波荡漾,井栏上刻有敦厚稳重的“灌缨”二字,这里是当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讲学之地。

我们的晚餐是在临河酒楼的一间“牡丹亭”包厢里,桌上是“汤翁家宴”。窗外,正对着高矗的万佛宝塔,在雨后的夕光中巍峨辉煌,席间一抬头,抚河码头的粼粼波光,在万家灯火的揉搓下,迷离绚烂,火树银花,恍若幽梦。

进入“寻梦牡丹